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王西彦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0

11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张志平 编 | 王西彦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10, 王西彦卷/徐俊西主编.

张志平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321-3918-7

I. ①海… II. ①徐…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2265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俞雷庆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10

王西彦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张志平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w.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415,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18-7/I·3013 定价: 53.00 元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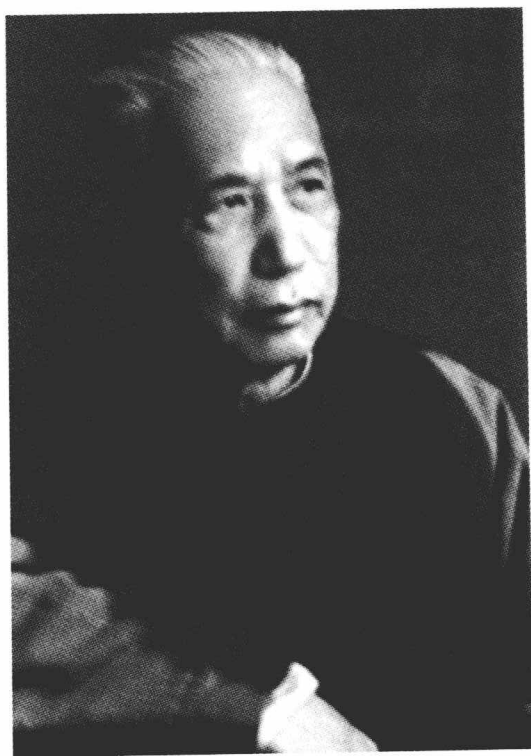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小说

古屋	5
在漫长的路上	186

第二辑 文论

论阿 Q 和他的悲剧	481
《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506
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516
朴素的美	535
编后记	539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541

王西彦



第一辑

小说

古 屋

第 一 部

一

寄住到这寂寞的古屋里来,已经一个多月了。说是寂寞,并不单指这座古老而闷大的房屋里居民的稀少,更重要的是我这些邻居们莫不各自守着一份阴惨奇异的生活,和他们同住在这古屋里,如像自己一下子闯入一个古老荒唐的故事之中,它每天展开在你面前,使你不能不以被紧压的情绪读着它,从心里起着颤栗。

这古屋诚然是闷大的,如像一般人所称呼,是有名的“孙家大屋”。在这小小村子里,它几乎占有一半的位置,而且雄巍一如城堡。房屋的构造图式很复杂,一个陌生人走进那里面去,不容易分辨出它们的构成。全屋建筑得坚固极了,也考究极了。梁柱粗大无比,雕琢也极其精巧,每间楼屋都有细雕朱漆的栏杆,窗棂上一律地镶嵌着有皱纹的颜色玻璃。正屋和偏房的小堂屋,四壁布满各种木镌的书画和匾额,装璜了各种颂扬和祝福。门楣上也题刻着吉祥的句子。虽然它们现在都已被尘灰薰污蒙蔽,但祖宗深远的福泽,依然随同这古屋的生命而残留。单从那特质的厚重几与一般小城镇的城墙相等的墙砖上,就可以看出最初建造这房屋的

人,是怎样的要为子孙建立下万世不易之基了。不消说,墙很高巍,临着四围的窗子,都是匠心刻镂的青石窗棂。因为太高太深了,连走廊里也都暗沉沉的,这古屋里面看不见阳光。据说以前家道正旺时,即使在白天,走廊里也点满堂皇灿烂的红彩纱灯;现在却只能从走廊的横梁上,从倒悬的被尘埃蒙封住了的铁条上,还可以想见往日的景象。人们一走进那里面,自会感到一种阴森的气氛,一种心灵的压迫。只消轻咳一声,就能唤起回响,而脚步声则如像空谷足音一般。

我很少走进那高大阴森的正屋。我占有的是一间正屋以外的“门廊间”,一边是一个通往大门的院子,另一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窗子就靠着这小花园,我每天都有欣赏园景的幸福。可是这只是一个贫乏荒凉的废园,我从未看见过有什么人走进那园子;原来在它入口的小门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堆积了一座坟墓一般的垃圾。使这荒凉的园子稍具生机的,除去一些已经开始落叶的果树,和从来未曾加以修剪的野花野草之外,便只有一群噪叫的雀子,还有一只瘦弱得可怕的不祥物一般的黑猫。这黑猫每天弓起腰背,从那垃圾堆爬进园来,完全无效地用前爪恐吓雀子们,呻吟一般地鸣叫,随后便奄奄一息地躺在垃圾堆上,曝晒初冬的太阳取暖。我的房间不能通往花园,窗子上又装了铁栅,我只能隔着铁栅向它张望。我的房间面积很小,又很低矮,却享有正屋所缺乏的明亮。我在房间里坐着发闷的时候,便从门廊走到通大门的院子里去踱步。我有喜爱踱步的习惯。

这院子是乡间讲究的石灰沙土地,虽说年时久了,但毫无损坏,雨天依然平滑得难容积水。正对我这边门廊的门,隔着院子,那边也是同样的黑色栅门,不过多半的时间都关闭着,很不容易发现它的启开。院子里非常单调,连那小小废园里那样贫乏的景色也没有,我只有独自站到围墙外去眺望那田野间的晨雾和暮霭,要不然,便回头来读那永远关闭着的大门上面五座光荣的匾额。那是五座直竖的匾额,很牢固地用粗粗的铁条钳挂着,即使给悠久的

岁月剥蚀得模糊不清了，但中间那一座细工雕龙、朱红厚漆的金字匾额上的字迹却仍然可以辨认。那是这样的六个大字：“覃恩诰封二代”。

最初，我只和三个兄弟屋主中的一位谈过几次，近来却逐渐地认识了更多的人了——甚至对面不常启开的黑栅门内那个悲哀的哑巴。

二

和我最初谈话的这位屋主，孙尚宪先生，是一位出身京师的大学的“养晦斋主”——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的，他说他自己非常满意这个名号。依照他自己的话说来，他如今是在日亟的世变之中退隐养晦了。他是三兄弟中的第二个，一向生长在京城，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正在京城里做“京官”。他现在年过四十，是所谓“日近崦嵫”了，但大概是由于保养得法，初次和他见面的人会少估他十岁。他的身材适中，眉浓鼻阔，如果不是嘴角边那两条深深的纹路把脸上的威严破坏了，那相貌应该是很出众的。他有喜爱戴帽子的习惯，即使不出门，头上也终日顶一顶半新不旧的深黑色呢帽。

他走进我的房里，并不把帽子除去，便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捧着一个擦得精光明亮的水烟壶。他向四壁环顾了一下，说道：

“你可偏偏看中了这间平房！自然你们是‘新派人’，喜爱阳光。改日我吩咐人把这四壁好好粉刷一下，这太不成话了。这是一间军队落脚过的房子。军队不可挨，一挨就是灾！问题就在这里！”

他用拿纸卷的手，指指墙壁上各种歪倒猥褻的字和画，叹息，开始发起对世变的惋惜来。他显然很健谈，对任何事物都喜欢抒发议论。他这样说时，好像是个具有一副慈善心肠的人，眼看尘世的罪恶，恻隐之心逼使他向那罪恶的深渊伸手。不过他太没有力量了，他的救援非但不能拯助别人，连自己也险些被那汹涌的罪恶

的波涛淹没。于是，他缩回了手，徒然地发出不胜惋惜的喟叹。

“有什么办法呢？”吹了一口烟，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道刚高一尺，魔却高了一丈，你总不能把整个宇宙都一手把它捻碎，再给它重新造一个呀！问题就在这里！比方说，就是他们军队上吧，他们如今在前线抗战，跟敌人流血拼命，报上每天都登载他们的英勇故事，我们自然得敬重他们，爱护他们。抗战以前，我这里也驻扎过一营兵，他们除了满嘴脏话，喜欢乱写乱涂，别的倒还规矩，就只有其中一位连长，他把我一个尚未出嫁的姪女的肚子弄大了。不过这也不算怎样不名誉，男女之间，暧昧事情不是难免吗？自然，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主张将错就错，和那位连长联个亲算了。那位连长人还年青，眉开眼阔，品格很不错，口齿也相当伶俐。事情本来很平常，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一道命令来了，军队在一个深夜里开拔走了。起身时那位连长说就会有信来，不过如今一去五年，音信毫无……”

“那么，你那位姪女呢？”

“还不是待在家里空等。有什么办法呢？名誉毁了，有了小孩子了。”

“是男孩子吗？”

“不，是女孩子。”他笑着，显然是一种不自然的笑，“那位连长开拔后不上十天，她就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孩子。现在五岁了，也是眉开眼阔，一个小小女骗子，像极了那位没有良心的爸爸。”

说到“没有良心的爸爸”，他哈哈笑出了声，不消说，也是一种不自然的干涩的笑——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时他嘴角边那两条纹路显得更深了，脸上的肌肤微微的痉挛，仿佛很失悔把这个故事说出口。

“这类事情很普通，这种‘没有良心的爸爸’也很多。”我劝慰似的说。

“那自然，”他敛住了笑容，“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悲剧——

大悲剧中的小悲剧。整个世界才是一个大悲剧。”

“你以为是那样吗？”我带着半抗议的口吻问道。

孙尚宪先生重又笑了。但现在是一种笑，是另一种好像一个师长对执拗的小学生回答幼稚的质问时揉和了傲慢和宽慈的笑。

“你是一个喜爱阳光的‘新派人’，我的论调不适合你的脾胃，你一定会说我的论调太落伍了。”

“还有几分——”

“悲观色彩是不是？”他抢着说，“你要是真的这样想，那么我告诉你是错了。自然，我不否认我曾积极过来，奋发过来，早年我还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做过雄心万丈的美梦，但也受过打击，有过消沉。可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我却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一个伊壁鸠鲁的信徒了。如今我追求的是生活上的享受，是所谓美衣美食，”他看一看自己的蓝布衫和手里的水烟壶，又颀颀地改正道，“是的，我这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有点儿不纯粹，有点儿——‘颓废’倾向。问题就在这里。”

“这怎么讲？”

“只要这里住得稍久，你自会懂得。”他又诡谲地笑着，把烟壶的长嘴塞入自己嘴里。

就在这时，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蓦地跑进房来。这是一个病弱的孩子，脸孔苍白，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微而模糊的。他畏怯地跨进房门，笨拙地对孙尚宪先生说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这位“养晦斋主”立刻中止了自己的议论，站起身来。“改日我叫人来粉刷一下，这太不成样子了。”他说“少陪，我有点儿小小事情！”于是，他捧着水烟壶走了，但小孩子却仍然留了下来。他迷惘地站着，显得有几分仓皇失措。

“刚才这位是你爸爸？”我逗引他道。

“不……是舅舅……”他回答，显得更加仓惶了，扁扁嘴几乎要哭出来。“妈妈……”他企图转身出去。刚在这会儿，忽然在门